

## 論晚清科學小說《新法螺》的「跨語際實踐」\*

何嘉俊\*\*

### 摘要

1905年，中國作家徐念慈寫成〈新法螺先生譚〉，研究者視之為中國第一部完整的短篇科學小說。其轉折的生成過程值得注意：該小說以翻譯家包天笑的譯作〈法螺先生譚〉和〈續譚〉為底本，而該兩篇譯作，又根據日本兒童文學翻譯家巖谷小波從德國通俗故事《閔豪生奇游記》(1786)翻譯、撮寫而成的〈法螺先生〉、〈續法螺先生〉加以轉譯和改寫。可以說，〈新法螺先生譚〉經歷了多重的「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即學者劉禾所指，晚清文人翻譯外文作品時，通過有意識的挪用或改寫，使原文產生新意義的過程。1906年，小說林社將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譚〉與包天笑的兩篇譯文底本結集出版，取名為《新法螺》。當中三篇作品互相關連，可以反映包、徐兩位晚清文人對西方科學觀念的某些相近的思考。

過往研究者多從中、西文明衝突的角度切入探討〈新法螺先生譚〉，認為該小說反映了晚清文人抵抗西方科學的態度。然而，本文通過考察《新法螺》多重的「跨語際實踐」，認為〈新法螺先生譚〉裏的中、西方思想的關係並非簡單地對立，該小說也並非旨在評斷中、西方學說的高下而已。故此，本文擬從「跨語際實踐」的角度，首先比讀包天笑對巖谷小波譯文的改寫，然後探討〈新法螺先生譚〉如何在包天笑的譯作之上，增添科學元素，將原作中狂妄自大的德國男爵，

---

\* 本文承蒙多位匿名評審的批評指正，謹致謝忱。

\*\* 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講師。

改寫成為常作自我反省的中國瘋狂科學家，並通過該人物展示晚清文人對於西方科學和啟蒙救國的複雜思考。

關鍵詞：法螺先生、徐念慈、包天笑、科學小說、跨語際實踐

## 一、前言

晚清「科學小說」的創作，在國人積極介紹西方科學知識和小說的情境中發軔並流行起來。在中外戰爭屢次敗陣的挫折下，晚清知識份子藉著了解西方科學，思索自強之道。他們創辦大量介紹西方科學的雜誌，向讀者傳播科學觀念和知識，同時翻譯介紹外國「科學小說」，以引起國人對科學的興趣。<sup>1</sup> 上述引介和翻譯活動，不但有助普及科學常識，也帶動了「科學小說」的創作。而這些創作大多反映了晚清文人以科學啟蒙大眾、改良社會的理念，以及他們對此理念的反省。<sup>2</sup> 1905年，徐念慈（1875-1908，筆名東海覺我）於上述語境中，寫出中國第一部短篇科學小說〈新法螺先生譚〉。<sup>3</sup> 故事主人公為口出「狂言」的「法螺先生」，小說從他的第一人稱觀點，講述其頗為荒誕的歷險故事。據法螺先生所言，他爬上一座高山之上苦思超越西方科學的辦法，忽然被一陣風吹得靈魂與肉身分離，卻又因此得以漫遊太空和地心。他從這次遊歷中，獲得改革國民心智的啟發，然後試圖回到中國教育大眾，最後因為受到資本家打壓和輿論壓力而失敗告終。基於上述「超越西方」的故事線索，過往研究者大多從中、西文明衝突的角度切入討論，認為〈新法螺先生譚〉反映了晚清文人隱約地抵抗西方科學的態度。研究者一般認為，小說表面上推崇西方科學，

<sup>1</sup> 熊月之，〈晚清社會對西學的認知程度〉，收入王宏志編，《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5-38。

<sup>2</sup> 林健群，〈晚清科幻小說的興起〉，收入吳岩主編，《賈寶玉坐潛水艇：中國早期科幻研究精選》（福州：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2006年），頁127-132。

<sup>3</sup> 根據葉永烈的考證，荒江釣叟寫於1904年的《月球殖民地小說》，是中國第一部章回體科學小說，此作品在《繡像小說》雜誌上斷斷續續連載了三十五回，但尚未完成。參考楊蓓，〈晚清科幻小說研究述評〉，收入吳岩主編，《賈寶玉坐潛水艇：中國早期科幻研究精選》，頁6-8。相比之下，〈新法螺先生譚〉乃結構完整的短篇小說，故本文稱之「中國第一部短篇科學小說」。

實際上僅僅接受西方科學與中國傳統思想並行不悖的部份，並以西方學說重新肯定中國傳統思想，譬如小說以儒家思想重新界定某些科學詞彙的意涵，<sup>4</sup> 又以道家思想貶抑西方的時間觀念等等。美國學者艾薩克森（Nathaniel Isaacson）甚至因此認為該小說是「反科學」、「反現代」的。<sup>5</sup>

然而，〈新法螺先生譚〉裏的中、西方思想的關係未必是簡單的對立，該小說也並非旨在評斷中、西方學說的高下而已。考察〈新法螺先生譚〉生成的多重「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本文以為該小說的著重點，在於塑造一位極具反省精神的「狂人」主人公，並藉由他的視角展示晚清文人面對中、西方文化衝突時的複雜思緒。<sup>6</sup> 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譚〉，「續寫」自其小說林書社的文友包天笑（1876-1973，原名包清柱）的譯作〈法螺先生譚〉和〈法螺先生續譚〉，<sup>7</sup> 後兩者可以視為〈新法螺先生譚〉的創作藍本。而包天笑的

<sup>4</sup> 詳參樂偉平，〈近代科學小說與靈魂——由〈新法螺先生譚〉說開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第3期，頁46-68；任冬梅，〈晚清科幻小說中的「科學」——以〈新法螺先生譚〉為例〉，《山東文學》2016年第9期，頁100-102。

<sup>5</sup> 艾薩克森認為，〈新法螺先生譚〉以莊子的思想批評西方的時間觀念，有反科學的意思。而小說以文言文而非白話文撰寫，反映作品反對現代化的態度。Nathaniel Isaacson, *Celestial Empire: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Middletown,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13. 事實上，艾薩克森並未引述充分的例子加以探討，論述過於簡化，而且也沒有從晚清的語境，考慮譯者翻譯外國小說時，以文言文吸引更多讀者的策略性意義。

<sup>6</sup> 王德威從「敘事的審美吸引力」，認為假如僅僅探討該小說裏中國傳統學說與十九世紀西方科學觀念的衝突，實在無法充份解釋該小說的魅力。他認為小說寫的「不僅僅是一位半吊子科學家的探險狂想，也是一個憂國憂民的文人對家國危機的戲劇化呈現」，主人公想像的壯麗大膽，值得深入探討。參考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頁378-383。本文立場與他相近，但切入分析小說的角度不同，詳見引言。

<sup>7</sup> 徐念慈於〈新法螺先生譚〉開首交待創作緣起，明言受包天笑譯的〈法螺先生譚〉和〈法螺先生續譚〉打動，從而創作〈新法螺先生譚〉：「甲辰夏，我友吳門天笑生以所譯日本巖谷小波君所譯《滑稽譚法螺先生》前後二卷見示。余讀之，驚其詭異。暑熱乘涼，竊攬之與鄉人圍坐，作豆棚閒話，咸以為聞所未聞，倏驚倏喜，津津不倦，至三日而畢。次夜集者益眾，

兩部譯作，則是根據日本兒童文學翻譯家巖谷小波（1870-1933）從德國通俗故事《閔豪生冒險談》（*Baron Munchausen's Narrative of his Marvellous Travels and Campaigns in Russia*, 1786）的內容選譯而成的〈法螺先生〉和〈續法螺先生〉兩篇作品轉譯過來。1905年，小說林社將包天笑的兩篇譯文和徐念慈的續寫結集出版，取名為《新法螺》。<sup>8</sup> 換言之，〈新法螺先生譚〉經歷了「德—日—中」多重「跨語際」的翻譯和再創作才得以完成，而它又與作為其創作底本的兩篇譯文關係密切。過往研究者均注意到這部小說轉折而複雜的生成過程，<sup>9</sup> 甚至已有研究者從翻譯技藝的角度，深入分析包天笑譯本所犯的謬誤，<sup>10</sup> 他們卻仍未充分探討下列重要的問題：為什麼徐念慈選擇

---

余不獲辭，乃為東施效顰，博梓里一粲，不揣簡陋，附諸篇末，大雅君子，尚其諒諸。」東海覺我，〈新法螺先生譚〉，《新法螺先生譚》（上海：小說林社，1905年），頁1。

<sup>8</sup> 1905年，小說林社將上文提及的三篇作品結集出版，出版頁標示書名為《新法螺先生譚》，而其封面卻標示書名為《新法螺》。為了強調這三篇作品互相關聯，應當看作一部整體作品，故本文題目以及內文強調三篇小說構成一整體時，便採用封面頁《新法螺》這個的書名，而注釋引書則沿用出版頁的《新法螺先生譚》。

<sup>9</sup> 徐念慈和包天笑是小說林書社的文友，二人不但通曉日文，而且都兼擅中日翻譯和小說創作，時常就翻譯和創作交流意見。1905年，小說林社將包天笑的譯作和徐念慈的續寫結集出版，可見三篇作品關係密切。參考〔日〕武田雅哉著，王國安譯，〈東海覺我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譚》小考——中國科學幻想小說史雜記〉，《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6期，頁41。本文以為，應當將包天笑〈法螺先生譚〉、〈法螺先生續譚〉和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譚〉，視為相互關連的整體加以考察，方能深入理解該作品吸納西方科學理念時的複雜態度。過往也有研究者如艾薩克森認為作品的翻譯問題值得關注，卻並未仔細分析包、徐二人作品的翻譯和改寫。

<sup>10</sup> 陳宏淑曾仔細推敲〈新法螺先生譚〉「德—日—中」的轉譯過程，並以詳實的文本例證，指出包天笑譯本與日譯本的差別。然而，她著重探討翻譯的理論問題，因此在比較兩個譯本時，傾向將中譯本的異文，看作包氏的誤譯。Hung-Shu Chen, "The Journey of Baron Münchhausen: Manipulation and Expectation in Translation,"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通訊翻譯研究), 18 (Feb 2018): 1-21. 相對來說，本文從跨語際「創作」的角度立論，並將日、中譯文的差異，置於晚清文人感時憂國的語境中詳作闡釋，故此即使有某些用例與陳宏淑的論文相同，論述重點卻不一樣，詳見本文第二、三節的分析。

以包天笑翻譯的〈法螺先生譚〉作為創作藍本？包天笑的翻譯給徐念慈帶來甚麼啟發？徐念慈又從這部講述德國男爵狂妄的冒險故事中，看到它與西方科學的甚麼關連？

學者劉禾認為，在西方帝國的威脅下，晚清文人通過翻譯介紹西方學說，從他們的翻譯策略，可以看到中、西方思想之間的互動，並非僅有「抵抗西方」一種模式。晚清文人主要參閱英文和日文材料，將它們譯成中文加以介紹。譯介過程中，他們有時候受到語言能力所限，更多時候因為某種政治目的，而富創造性地「誤譯」原著，致使某些西方傳入的概念，產生混雜的、不中不西的新意義。「跨語際實踐」一詞，正是描述上述的翻譯、改寫、挪用，又或其他能夠產生新意義的創造過程。而考察這種「跨語際實踐」的重點，不是從翻譯技術的層面討論譯文的優劣，反而是關注原著和譯文之間不對等的部份，由此深入探討知識份子在中、西方思想碰撞時的複雜思考、西方文本在中國本土語境中產生的新的意涵，以及由此表現出來的翻譯者本人的能動性（agency）。<sup>11</sup> 仔細比較巖谷小波的日譯本和包天笑據此轉譯為文言文的版本，可以發現後者有不少改寫之處，例如增添科學元素，又刪去部份超乎現實的魔幻情節。這些改動反映中國譯者積極迎接西方科學的啟蒙，卻也使作品中的科學元素與原本的魔幻情節產生矛盾，以致小說主人公的言行在科學理性與任性狂想之間搖擺不定。徐念慈將這種矛盾的人物形象，在〈新法螺先生譚〉中加以發揮，寫得更貼近晚清文人的處境。他將包天笑譯本中的德國男爵，改寫成中國的「科學狂人」，並結合運用中國文化典故與西方科學元素，藉此展現主人公接受西方科學啟蒙時複雜的心路歷程，探問結合與調和中、西方思想的可能性。故此，本文擬將《新法螺》的三篇作品視為

<sup>11</sup> 劉禾（Lydia Liu）著，宋偉杰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90-1937）》（修訂譯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頁35-41。

互相關連的整體作考察，並借鑑劉禾的觀點，探討包、徐二人如何通過翻譯和「再創作」，在接納西方科學之際，創造出熱衷於思考的小說人物形象，以表達他們對社會改革議題的反思。

## 二、從「閔豪生男爵」到「法螺先生」

包天笑是晚清著名的翻譯家，年少時受到維新派思想影響，希望透過翻譯帶動社會變革，因此特別熱心介紹西方新思想和科學知識，以及具教育意義的外國小說。<sup>12</sup> 他生於蘇州富商之家，自小嗜讀中國古典小說和新式報紙如《申報》、《中外月報》、《時務報》等。他曾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輕學子，組織勵學會，一方面研習日文，培養外語基礎；另一方面開辦書店，從上海搜羅日文書籍，並將之翻譯和銷售，<sup>13</sup> 累積翻譯日本書籍的經驗。1901年，包天笑獲蒯光典（1857-1910）委任，於上海金粟齋譯書處從事翻譯、校對和出版工作，期間曾為晚清重要翻譯家、思想家嚴復（1853-1921）校對著作譯文，又執意重印當時被清廷查禁的、維新派烈士譚嗣同（1865-1898）的《仁學》（1896）。<sup>14</sup> 從上述經歷可知，包天笑非常熟悉晚清時期西方思想傳入中國的動向，而且堅持介紹他認為有助推動社會變革的書目。此外，包天笑又獲《小說林》雜誌創辦人曾孟樸（1872-1935）邀請，參與該雜誌和書社的編譯和撰稿工作。這個時期，他通過日文譯本轉譯了法國作家凡爾納（Jules Verne, 1828-1905）的《鐵世界》（1903）、<sup>15</sup> 美

<sup>12</sup> 阿英，《晚清小說史》（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頁253。

<sup>13</sup> 樂梅健，《通俗文學之王——包天笑》（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頁14-28。

<sup>14</sup> 樂梅健，《通俗文學之王——包天笑》，頁44-50。

<sup>15</sup> 除了《鐵世界》，包天笑也曾通過日譯本轉譯凡爾納的《秘密使者》、《無名之英雄》（1904）、《一捻紅》（1906）、《秘密黨魁》（原文同《秘密使者》，1910）。參考〔日〕武田雅哉、〔日〕林久之著，李重民譯，《中國科學幻想文學史（上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56-58。

國作家路易·斯托侖(Louise Strong, 1885-1970)的《造人術》(1906),以及翻譯日本作家押川春浪(1876-1914)的《千年後的世界》(1904)等科學小說,可見他對西方和日本科學小說的發展甚為關注。包天笑加入小說林書社後,結識了雜誌編輯徐念慈,並在此背景下翻譯了巖谷小波的〈法螺先生〉和〈續法螺先生〉,啟發了徐念慈的創作。

然而,巖谷小波的兩篇〈法螺先生〉,並非包天笑一直關注的科學小說。<sup>16</sup> 原文《閔豪生冒險談》以及巖谷小波據此翻譯和撮寫而成的〈法螺先生〉,都是由一位十八世紀德國男爵講述自己四出冒險的荒誕經歷。<sup>17</sup> 故事內容雖然包含登陸月球這種科幻小說常見的情節,但大多僅以富魔幻色彩的理由作解釋,甚少援引或指涉西方現代科學觀念,實非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小說。這類冒險故事,在晚清時期頗受歡迎,包天笑將之翻譯成中文,本屬平常之事。可是,包天笑的譯作與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譚〉結集出版時,卻被一同貼上「科學小說」

<sup>16</sup> 闕文文指出,相對於其他譯者,包天笑的翻譯偏重於科學小說。參考闕文文,《晚清報刊上的翻譯小說》(濟南:齊魯書社,2013年),頁193。

<sup>17</sup> 日譯本的內容如下:第一篇〈法螺先生〉的故事發生於十八世紀歐洲戰亂的背景,由閔豪生男爵講述他從德國前往俄羅斯、土耳其和英國等地方時,他所經歷的多件看似威風卻頗顯荒誕的事跡。舉例而言,他曾用一條長索帶捕獵水鴨,施計將池塘中十二隻鴨子貫腸串連起來,鴨群欲展翅逃脫,竟合力將男爵拉扯上天空,讓他得以翱翔天際。有一次他以櫻桃之核,當作彈丸射擊野鹿,野鹿受傷逃去。兩年後人鹿重遇,他發現鹿頭之上,竟然長出一棵櫻桃樹來,思忖為櫻桃核發芽所致,於是他殺鹿而食,並為此奇事沾沾自喜。又有一次,他在海中被大鯨魚吞下,可是他不但沒有死去,反而大鬧鯨魚內臟,最後英國水手破開魚腹時,他順利逃了出來。〈續法螺先生〉進一步擴張了閔豪生男爵的遊歷範圍,故事的離奇程度不亞於前者,例如講述他前往月球觀察月球居民,再到地獄拜會火神,最後在大海中再次遭巨魚吞下卻能成功逃脫等奇遇。兩部小說的情節異想天開,閔豪生男爵卻言之鑿鑿,不斷強調其真實性,而且大力誇讚自己的勇敢與幸運,整番言論旨在自我吹捧。參考〔日〕巖谷小波,〈法螺先生〉,收入〔日〕巖谷季雄編,《世界お伽噺:合本・第一集・第七編》(第八版)(東京:博文館,1917年),頁1-54;〔日〕巖谷小波,〈續法螺先生〉,收入〔日〕巖谷季雄編,《世界お伽噺:合本・第二集・第十五編》(東京:博文館,1917年),頁1-66。

的文類標籤。<sup>18</sup> 原著的內容屬於晚清常見的「冒險小說」，而包天笑的中文譯本卻被歸類為「科學小說」，兩者顯得不太協調。假如以「科學小說」自我標籤是作家刻意為之，以下問題需再仔細考量：包天笑如何看待這部作品的性質？他又有沒有將原著改寫為科學小說？更重要的是，他向來希望通過翻譯，介紹富教育意義的作品，為什麼他會選擇翻譯故事主人公的言論荒誕不經，看似無助於樹立人格榜樣的〈法螺先生〉？

上述問題，可從巖谷小波的譯介當中再作深入探討。日本明治時代，巖谷致力於兒童文學的翻譯，他一邊收集、整理日本民間傳說和童話故事，一邊響應明治維新以來向西方學習的風潮，編選和翻譯外國童話與民間故事，<sup>19</sup> 希望藉此拓展日本國民的眼界。巖谷精通德語，<sup>20</sup> 德國民間通俗故事《閔豪生冒險談》（日譯《ミュンヒハウゼン冒險談》）得以進入其編選的視野之中。<sup>21</sup> 原著以主人公閔豪生男

<sup>18</sup> 「科學小說」的標籤，可見於吳門天笑生譯〈法螺先生譚〉題目上方。〔日〕巖谷小波著，吳門天笑生譯〈法螺先生譚〉，見東海覺我，《新法螺先生譚》，頁1。

<sup>19</sup> 〔日〕桑原三郎，〈解說：巖谷小波論〉，見〔日〕桑原三郎編，《日本兒童文學大系·第一卷·巖谷小波集》（東京：ほるぶ出版，1977年），頁409。

<sup>20</sup> 巖谷生於醫生家庭，其父母自小培養他繼承醫學事業。當時，歐洲最先進的醫學知識，大都通過德文書籍或譯作傳入日本，故巖谷父母讓他學習德文、報讀日本的「德國學協會學校」，甚至送他到德國留學。然而，比起醫學，巖谷更喜愛文學。留學期間，巖谷的哥哥送了一冊德國「奧圖大帝」（オットー）時期的童話集給他，引發了他翻譯、創作童話故事的興趣。1888年，他加入文學社團「硯友社」，與石橋思案、尾崎紅葉等文人相識，並一同思索如何以新的文學語言和形式，改革傳統日文本學的範式。〔日〕桑原三郎，〈解說：巖谷小波論〉，見〔日〕桑原三郎編，《日本兒童文學大系·第一卷·巖谷小波集》，頁392-394。

<sup>21</sup> 《閔豪生冒險談》這部作品有兩個通行的版本，其一為德國作家拉斯伯（Rudolf Erich Rapse, 1736-1794）於1785年以英文發表的 *Baron Munchausen's Narrative of his Marvellous Travels and Campaigns in Russia*，另一則為德國詩人步耳革（Gottfried August Bürger, 1747-1794）據此翻譯為德文，並於1787年發表的版本。學者陳宏淑從日文詞彙的選擇，認為巖谷的翻譯應該是以德文版本為底本。Hung-Shu Chen, "The Journey of Baron Münchhausen: Manipulation and Expectation in Translation,"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通訳翻訳研究), 18 (Feb 2018): 4-7.

爵（Baron Munchausen）的第一人稱，敘述他十數次出外冒險的故事，<sup>22</sup> 然而巖谷只摘取了其中一部份作翻譯和撮寫，寫成〈法螺先生〉和〈續法螺先生〉兩篇。

評論者桑原三郎（1926-2009）指出，巖谷小波的翻譯多為童話，以青少年為對象，翻譯時不一定忠於原著，往往按其需要而改寫原著的內容。<sup>23</sup> 比較德文原版和巖谷的日譯本，可以發現原著中大量指涉歐洲政治實況的情節遭刪去，而主人公狂傲的形象則改寫得更為鮮明。德文原著中，男爵經常在敘述其見聞時，加插一些委婉的怨言或反語，藉以批評不做正事的政府和虛偽的貴族。譬如小說開首，男爵提到由德國前往俄國的道路十分難走，暗示政府沒有盡力修理和填平它。因此，到了冬天下起雪時，「並不要那可歌功頌德為人民謀幸福的政府的特別開支」，反而很諷刺地「那條道路自有霜雪去修理」。<sup>24</sup> 主人公是個體恤弱勢者的人，他談到經過波蘭時，遇上一個衣衫襤褸、躺在冰冷荒地上的老人，此人使他「十分悲傷」。雖然他也覺得很冷，但仍不禁要「脫下我旅行的外套給他蓋着」。<sup>25</sup> 在這位慈悲的男爵看來，政府無能，而貧窮問題也日益嚴峻。他不滿這樣的人類社會，所以才要講述自己專與動物打交道的故事，反照人類世界的荒誕：

<sup>22</sup> 1930年，上海華通書局根據德文本重譯《閔豪生奇游記》，完整翻譯整部小說，內容分為「閔豪生男爵之自述」、「閔豪生男爵之海上冒險」十則，以及「周遊世界」三個部份。該書先由魏以新初譯，後由德國學者歐特曼（W. Othman, ?-?）校訂，版本力求忠實翻譯原文。此書附以歐特曼序文，可以從中了解德國學者對《閔豪生奇游記》的評價。歐特曼認為，翻譯《閔豪生奇游記》的意義，是借助閔豪生男爵大言不慚的滑稽形象，使世上好誇言者慚愧，藉此告誡人們誠實處世。從其略為消極的評價，可以說他並不認為閔豪生狂妄的形象有任何可取之處。〔德〕歐特曼，〈歐序〉，收入〔德〕步耳革（Gottfried August Bürger）著，魏以新譯，《閔豪生奇游記》（上海：華通書局，1930年），頁3。

<sup>23</sup> 〔日〕桑原三郎，〈解說：巖谷小波論〉，見〔日〕桑原三郎編，《日本兒童文學大系·第一卷·巖谷小波集》，頁400-401。

<sup>24</sup> 〔德〕步耳革著，魏以新譯，《閔豪生奇游記》，頁1。

<sup>25</sup> 〔德〕步耳革著，魏以新譯，《閔豪生奇游記》，頁2。

諸君，我不要講俄國壯麗首都的憲法，美術，科學和其他的奇觀。〔，〕使你們討厭，更不要談那體面社會——其主婦專以美酒和接吻招待客人的秘密的和可笑的怪事。我要多談些諸君視為比較重大而高尚的事物，譬如犬馬，我總是牠們的豪爽的朋友；其次為狐，狼和熊，這些和其他的野獸，在世界上要以俄國產的最多，最後為遊戲，騎馬等可讚美的行為，這些事情對於一個貴人，實在比學點腐敗的希臘拉丁文或摹倣法國的修飾家——捲髮者佩用香料，結纓和跳舞，要風雅有趣得多。<sup>26</sup>

男爵言談狂妄，他褒揚「犬馬」等動物，嘲弄「體面」的「貴人」，看似離經叛道，實際用意卻相當嚴肅，希望藉此揭露貴族不識人間疾苦，生活照舊奢華的無情。小說通過這位狂傲自大的男爵，探問「貴族」對社會應盡的責任。可是，日譯本中，上述內容大都略去了，故事開首改寫成一個貴族男子的自吹自擂：

諸君！請靠近一點，接下來我要慢慢講一個法螺先生的「法螺話」故事，請洗耳傾聽！

起初，我是個貴族之子，自小得乳母、看護人當作小王子、小少爺，連狂風也不曾讓我遇過那般，非常珍惜地給養育起來，但是我不像世間常見的那種貴族之子般，是個蒼白的窩囊廢。我生來就大力無雙，而且通曉武藝，擅於御馬，精於槍械，其他各樣可說是沒有不懂得的，是世界第一的大豪傑。<sup>27</sup>〔筆者

<sup>26</sup> 〔德〕步耳革著，魏以新譯，《閔豪生奇游記》，頁6。

<sup>27</sup> 引文的日文原文為：「さア——諸君！ずっと近く御寄りなすつて、これから段々に御話し申す法螺先生の法螺話を、耳をほじつて御聴き下さい！元来私は華族の息子で、小さい時から乳母や守役に、やれ若君、それ坊様と、荒ひ風にも當てない様に、大切に掛けて育てられましたが、世間並の華族の兒の様な、蒼しふびれた弱虫ぢやありません。生付ての大力無双、而も武芸は何でも御坐れで、馬は名人、鐵砲は上手、其他何でも出来ないものは無いと云ふ、世界一の大豪傑でした。」參見〔日〕巖谷小波、〈法螺先生〉、收入〔日〕

譯]

從上述引文可見，譯者略去原著中男爵交待歐洲社會現象的內容，而加插一段吹捧自己的言論。一方面，這可能出於寫作童話故事的考慮，譯者嘗試刪去原著中複雜的政治、歷史背景，以簡化故事，減少干擾少年讀者的資訊；另一方面，譯者也似乎有意重新塑造男爵的形象，將他由一位表面上不可一世，實際上悲天憫人的貴族，改寫成一位擅於表現自己的演說家。可以說，他關注的僅僅是原著中男爵狂妄自大的形象，而非其暗諷社會現象的內容。

在明治維新的語境中，巖谷小波的改寫富含深意。巖谷曾強調自己選譯文章經過深思熟慮，希望通過翻譯外國民間故事而成的《世界お伽噺》(1899-1908)，向日本的年輕讀者提倡積極的精神，鼓舞他們奮發自強。<sup>28</sup> 他又在〈法螺先生〉譯文之前附上解說，引導讀者從日本的文化語境中解讀這部小說：

《法螺先生》者，原書名為《閔豪生冒險談》，是德國有名的「滑稽話」之書。原書之中，實際上都是些異想天開似的、荒誕的「法螺話」，因為尚有許多內容以一冊之篇幅難以盡譯，此處只取其中一部份，往後再介紹其他部份。

然則此名為閔豪生的人，恰好就像日本的曾呂利新左衛門那樣，是十八世紀中期，實際存在過的詼諧滑稽的人。<sup>29</sup> [筆者

---

巖谷季雄編，《世界お伽噺：合本・第一集・第七編》(第八版)(東京：博文館，1917年)，頁1-2。後文引述巖谷小波的日文原文，均附上筆者直譯的中文版本。

<sup>28</sup> 明治32年(1900年)，巖谷小波開始收集外國民間故事，編譯《世界お伽噺》。他在該書序文提到，翻譯這些外國作品，主要目的是從這些故事中提供積極的意義，以鼓舞日本的年輕讀者。〔日〕巖谷小波，〈諸君！〉，收入〔日〕巖谷季雄編，《世界お伽噺：合本・第一集・第七編》，頁6。

<sup>29</sup> 引文的日文原文為：「法螺先生は、原書の名はミュンヒハウゼン(人名)冒險談と云つて、独逸で有名な滑稽話の本です。で、其原書の中には、實に寄想天涯より落ちると云ふ様

譯]

上述引文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巖谷小波譯介作品時，使用「滑稽話」和「法螺」等日文詞彙，將外國小說《閔豪生冒險談》重新編碼，置入日本文學的領域當中。「滑稽話」（或作「滑稽本」，こっけいばん）是江戶時代的通俗小說類型之一，其行文平易，又多以言行脫軌的人物或下流笑話等詼諧內容，吸引一般大眾讀者。<sup>30</sup> 選材方面，日本的「滑稽本」多寫澡堂、理髮店和煙花之地等場所，從中可以窺見江戶時代庶民生活的風貌。<sup>31</sup> 巖谷將《閔豪生冒險談》類比為日本的「滑稽本」，這樣既能讓日本讀者產生熟悉感，也能提示他們從該小說了解十八世紀德國人民的生活及其精神面貌。巖谷再以日文詞彙「法螺話」（ほらはなし）形容故事主人公異想天開的言論，甚至將譯本名稱從「閔豪生冒險談」直接改為「法螺先生」。這樣的改動為小說賦予新的意義，也重塑了閔豪生男爵的形象。第二，巖谷繼而將閔豪生男爵，類比為日本戰國時代（1467-1615）豐臣秀吉（1537-1598）的謀臣曾呂利新左衛門（?-?），進一步將這位「法螺先生」塑造成智者。曾呂利原為刀匠，他工藝超卓，而且兼擅和歌、茶道等藝術，後來獲邀成為豐臣秀吉的謀士之一。他以機智的言辭聞名於後世，而他以笑話和急智之言討好和戲弄豐臣秀吉的逸事，<sup>32</sup> 可見於不少江戶

---

な、途方もない法螺話が、まだ澤山ありますが、迎も一冊には譯し切れませんから、此處には其一部分丈にして、後は又其中に、是非御紹介申しませう。尤も此ミュンヒハウゼンと云ふ人は、丁度日本の曾呂利新左衛門の様に、十八世紀の中頃に、實際居た剽軽者だと云ふ事です。」參見〔日〕巖谷小波、〈解題・世界お伽噺第七編・独逸の部・法螺先生〉，收入〔日〕巖谷季雄編，《世界お伽噺：合本・第一集・第七編》，扉頁。

<sup>30</sup> 〔日〕大曾根章介、久保田淳等編，《日本古典文學大事典》（東京：明治書院，1998年），頁473-474。

<sup>31</sup> 〔日〕村田裕司，〈戲作研究を読むためにキーワード（上）〉，《江戸文学》第19期（1998年8月），頁15。

<sup>32</sup> 曾呂利藉聰慧之言應對豐臣秀吉的逸事之中，有兩則較為有名。據說豐臣秀吉樣子像猿猴，

文人如越谷吾山（1717-1788）、湯淺常山（1708-1781）和西沢一鳳（1802-1853）等的隨筆當中。有關曾呂利生平的資料不甚詳細，有人懷疑他只是文人筆下的虛構人物，但因其形象慧黠、能言善辯，又甚具傳奇色彩，後世作家也樂於引述，並借其充滿智慧之言之故事，創作歷史小說。<sup>33</sup> 巖谷形容閔豪生是「十八世紀實際存在過的詼諧滑稽的人」，就是以曾呂利作類比，暗示閔豪生男爵表面上詼諧滑稽，實際上卻充滿智慧。閔豪生男爵侃侃而談，其言談內容生動有趣，展現出演說家的語言魅力。這種自信而又能言善道的形象，相信就是譯者巖谷希望向明治時代日本年輕人展示的人格模範。

1904年初，包天笑獲得巖谷小波翻譯的兩篇〈法螺先生〉，並與其妻子圍爐捧讀，後來在其妻陳震蘇（?-?）請求之下，他將該小說翻譯成中文版本。從其譯本的序文，可以看到包天笑披閱該小說的具體情景，以及他翻譯作品的動機：

天笑生曰：「癸卯殘冬，圍爐圍坐，我婦震蘇，手日本巖谷小波之滑稽譚，名曰法螺先生者，泥予口述。予披是書，其原本出自德文，讀之能助人奇想，而日文之『法螺』兩字，此言荒唐不經，其名義實亦傳自西域譯文。述法螺先生竟，震蘇欲錄出之，而不能文。予乃草此示之，下述皆法螺先生話。」<sup>34</sup>

---

他對此不甚滿意，曾呂利討好他說：「因為猿猴敬仰殿下，才長得像你啊！」另外，有一次豐臣秀吉獎賞曾呂利，曾呂利動念一想，向豐臣秀吉要求說：「能否請求殿下今日贈我一粒米，明天贈我兩粒，後天贈我四粒，如此類推直到第一百日呢？」豐臣秀吉聽罷，覺得贈予幾顆米粒似是小事，所以答應了。後來米粒數目倍增，豐臣秀吉才發現不妥，於是改贈他其他東西。參考〔日〕末國善己，〈解說〉，見〔日〕谷津矢車，〈曾呂利 秀吉を手玉に取った男〉（東京：実業之日本社，2019年），頁370-371。

<sup>33</sup> 〔日〕末國善己，〈解說〉，收入〔日〕谷津矢車，〈曾呂利 秀吉を手玉に取った男〉，頁369-371。

<sup>34</sup> 本文的小說引文，採用小說林社於1906年出版的《新法螺》中收錄的版本，並改為新式標點。〔日〕巖谷小波著，吳門天笑生譯，〈法螺先生譚〉，見東海覺我，〈新法螺先生譚〉，頁

首先，上述引文充份展現了〈法螺先生〉對大眾讀者的吸引力，也能反映包天笑翻譯此書的價值。據包天笑所述，其妻子對標榜「滑稽」的〈法螺先生〉很感興趣，但礙於不諳日文，無法自行參閱，所以央求他翻譯故事並作口述。不僅如此，聽完故事後，她甚至希望將故事譯寫成文章，卻因語文能力所限，最後由包天笑代勞。由此可知，翻譯〈法螺先生〉並非包天笑本來的計劃，而是其妻子鼓舞推動所促成的事。包天笑的妻子是個傳統的閨秀，小時候上過私塾，讀過兩、三年書，婚後則負責主持家事。<sup>35</sup> 她的知識水平和閱讀趣味，在晚清時期的大眾讀者之中頗具代表性。妻子對〈法螺先生〉的熱愛，讓包天笑確切感受到該小說對大眾讀者的吸引力。對他來說，無論從書社編輯推出暢銷書籍的立場，抑或是藉著翻譯傳播新思想的理念作考慮，〈法螺先生〉都是一部值得譯介的書籍。其次，從詞彙運用的角度，包天笑雖然知道〈法螺先生〉「原來自德文」，但他選擇沿用巖谷日文版本中「滑稽譚」、「法螺」等詞語，可見他基本上直接採用巖谷翻譯《閔豪生冒險談》的方針，從而將故事的重點，放在主人公狂妄之餘，卻又帶幾分智慧的演說家形象之上。晚清小說家常常在作品之中，創造演說家的角色，大談他們對未來社會的想像。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梁啟超（1873-1929）僅僅寫了五章而尚未完成的未來小說《新中國未來記》（1902）。法螺先生的演說家形象，不失為一個晚清創作者自我表述的範本。包天笑認為，閱讀〈法螺先生〉「能助人奇想」，而沒有批評其言行荒唐，<sup>36</sup> 就可見他頗欣賞小說主人公演說技

1。

<sup>35</sup> 包天笑，《鈞影樓回憶錄》（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255。

<sup>36</sup> 學者關詩珮指出，晚清翻譯者在救亡的社會氛圍之中，背負著沉重的道德壓力。譬如林紓就曾因為翻譯《迦茵小傳》，而這部作品內容「與中國傳統禮教中最基本，亦即是最牢固的道德觀、婦女觀產生激烈觸碰而引發軒然大波」，被時人批評「所譯諸書，半涉於牛鬼蛇神，於社會毫無裨益」。關詩珮，〈從林紓看中國翻譯觀念由晚清到五四的轉變——西化、現代化與原著為中心的觀念〉，《晚清中國小說觀念譯轉——翻譯語「小說」的生成及實踐》（香

巧，以及其發人深省的奇論。

### 三、狂妄者的理智：包天笑對巖谷小波 〈法螺先生〉的改譯

包天笑翻譯巖谷小波的〈法螺先生〉時，雖然直接採用日譯本裏大部份的漢字詞彙，但是在仔細比對之下，可以發現他改動了不少原文的情節和表達方式，使原著中狂傲自大的主人公，在中譯本中顯得較為理智。這些改動富含深意，反映譯者並非全盤接受日譯本中的荒誕內容，故譯介該小說時有所顧慮。包天笑並不是主張精準翻譯原著的翻譯者，<sup>37</sup> 他翻譯外國著作時，往往優先考慮文辭的流暢和易讀程度，也常常依據他熱衷探討的社會議題，對原文作改動和增刪。不少論者從翻譯技術的層面，批評包天笑「譯寫不分」、<sup>38</sup> 喜歡在譯文中加入自己的想法，<sup>39</sup> 但這些特點恰恰反映他在翻譯時兼任創作者的角色，自覺地實行「跨語際」的創作。總的來說，包天笑通過增刪和改寫等手法，對日譯版本所作的改動，大致可以歸納為兩個要點。第一，包天笑將原作中主人公特立獨行、狂妄而不受拘束的形象，修改

---

港：商務印書館，2019年），頁183-184。值得注意的是，包天笑曾繼林紓之後再譯《迦茵小傳》，相信也注意到翻譯者所承受的輿論壓力。在此情況下，包天笑謹稱讀〈法螺先生〉「能助人奇想」而不加批評，似乎反映他推崇這部作品，而不認為作品內容抵觸傳統社會的觀念。

<sup>37</sup> 包天笑敬仰晚清翻譯家林紓（1852-1924），認為林紓以古文意譯西方小說的作品，深獲大眾讀者的喜愛，值得效法。樂梅健，《通俗文學之王——包天笑》，頁35。事實上，包天笑也可能受語文能力所限，無法做精準的翻譯工作。例如有論者批評包天笑的日語能力不足，常常望文生義，不加細究。陳宏淑，〈明治與晚清翻譯小說的譯者意識：以菊池幽芳與包天笑為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85期（2012年3月），頁3-20。

<sup>38</sup> 吳其堯，〈包天笑在清末民初的翻譯及其與創作的互動關係〉，《外語與翻譯》2003年第3期，頁14-22。

<sup>39</sup> 郭延禮，《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343。

為服從集體和智勇雙全。第二，他刪去原文中過於魔幻而荒誕的情節，並將情節改寫為貼近西方科學精神的內容。

### （一）從狂妄自大到智勇雙全

巖谷小波的譯本為了展現法螺先生經歷的豐富多彩，故常用誇飾的手法，著力描述主人公的見聞和行動，而很少剖析他的思緒，又或評價其經歷。相比之下，包天笑的譯本則為主人公的敘述，添補許多心理分析和評價，強化譯者干預敘事的意志，以突顯主人公才智過人的面貌。比方說，他常常增添「奇策」、「奇思」、「點慧」等褒詞，抬舉法螺先生的智慧。在故事開首，法螺先生講述前往俄羅斯的某個大雪之夜，他用繩索將馬匹繫於路邊的一桿木枝，醒來時發現積雪溶掉，而馬匹卻高高地懸吊在教堂的避雷針——亦即前一夜所看到的木枝之上。他想辦法解救馬匹，日譯本形容他「忽ち一策を案じだしまして、用意のピストルを持ち出し、馬の繋いである綱を狙って」（筆者譯：忽然想到一項對策，然後探出配槍，瞄向繫馬的繩索），<sup>40</sup> 而包天笑則譯為「忽得一奇策，乃於衣袋中探出手鎗一枚，覷定繫馬之繩」，<sup>41</sup> 刻意添加「奇」字，褒揚主人公的巧思。其後法螺先生談到自己在旅社門外的池塘邊散步，臨時起意要狩獵鴨子，卻苦無可用的捕獵工作。此時來了一隻繫著長項帶的小狗，他便想到可以利用其項帶，再綁上誘餌，讓鴨子吞下去，從而將其捉住。包天笑翻譯此節時，不只添加了「奇思」的評語，更加插一件小道具鈴鐺，讓法螺先生急中生智的形象更為鮮明。試比較兩個譯本：

<sup>40</sup> 〔日〕巖谷小波，〈法螺先生〉，收入〔日〕巖谷季雄編，《世界お伽噺：合本・第一集・第七編》，頁8。

<sup>41</sup> 〔日〕巖谷小波著，吳門天笑生譯，〈法螺先生譚〉，見東海覺我，《新法螺先生譚》，頁3。

巖谷小波譯 ……考へて居ます處へ、犬が一匹やうて來ました。見ると其頸輪に、長い紐が付いて居ります。

よし、これは好い物があつたと、其紐を取つて其先に餌を付け、そつと池の中へ投げ込みました。すると鴨は此方の計略を知りませんから、直に來て其奴を呑み込み、暫くして尻から出しました。<sup>42</sup>

……正在思考對策時，一隻小狗來到面前。我看到牠的頸項上，綁著一條長帶。

很好！既然有此好物，我便取下牠的領帶並勾上誘餌，靜靜地投進池中。鴨子不知道這個計謀，所以很快便來吃下誘餌，又很快將它從屁股排了出來。〔筆者譯〕

包天笑譯 ……猛一回頭，見身旁一匹令令之犬，於其頸輪，繫有長帶，帶頭綴一小鈴。予忽發奇思，乃解犬頸上之帶，一端投入池中，一端繫於樹上，而池中之鴨，見此帶頭之小鈴，為其餌也，皆奔赴其傍，誤墮此計，直吞入腹中，而孰知此鈴，即由鴨尻而出。<sup>43</sup>〔粗體字型及底線為筆者所加〕

從引文可見，包天笑一方面以「奇思」一詞，讓主人公自我嘉許；另一方面增添了「小鈴」這件道具，作為吸引鴨子的誘餌。描寫鴨子爭

<sup>42</sup> 〔日〕巖谷小波，〈法螺先生〉，收入〔日〕巖谷季雄編，《世界お伽噺：合本・第一集・第七編》，頁12-13。

<sup>43</sup> 〔日〕巖谷小波著，吳門天笑生譯，〈法螺先生譚〉，見東海覺我，《新法螺先生譚》，頁4。

相吞吃一個小鈴鐺，而不沿用原文的「餌」，似乎說不過去。但是，若從前文脈絡加以推想，法螺先生只是臨時起意去捕鴨，並無帶備捕獵工具，又何來鴨餌？另一方面，狗主為寵物繫上附有鈴鐺的頸圈，則屬常見之事。而且，鈴鐺大多顏色鮮艷閃爍，儘管鴨子未必真的會將它吞下，但譯者以此作為吸引獵物注意的誘餌，這種心思尚可理解。更重要的是，包天笑增添了主人公運用鈴鐺和項帶的細節，形容法螺先生將項帶「一端投入池中，一端繫於樹上」，以致鴨子「誤墮此計」。中譯本增添上述細節，讓法螺先生在應對突發事情上，思維更顯活躍，行動更為細緻。

在小說中段，法螺先生提及自己出征土耳其的經歷，包天笑大幅改動了這一節，明確地將狂妄而特立獨行的主人公，改寫為智勇雙全而富責任感的俠士。日譯本中，法螺先生講述自己在德國和土耳其之戰中，憑藉輕盈的身軀，乘上雙方的炮彈穿梭往來，相當自由自在。包天笑則改動情節，變更主人公騎乘炮彈的理由，補充描述雙方戰鬥的激烈情況，以及交待自己受到嘉獎。這些新增的細節，突顯主人公受戰事纏身的處境，以及與敵我雙方緊密相連的關係：

巖谷小波譯 私は一體大力ですが、その代り身體が軽いので、どんな速業でも出来ました。それで戦争の時なぞも、敵の様子を見やうと思ふと、何時でも大砲の口に居て、ズドンと弾丸の出る所を、巧く其上に飛び乗って、敵の方へ行くのですが、一所に敵の陣へ落ちた日には、直ぐ生捕に成りますから、好い加減の處まで行くと、敵の方から来る弾丸へ、又ヒョイと乗り移って、此方へ帰ってしま

ふのです。<sup>44</sup>

我雖然力氣很大，但身體卻很輕盈，所以怎樣的突擊任務都能做得到。就像在戰爭那時，我想探視敵情，便時常待在大砲口，等待炮彈「砰」一聲發射之際，巧妙地跳乘上去，就這樣前去敵方陣營，但是因為降落在敵方陣營，會被直接捕獲，所以我又只去到合適之處，然後又趁敵方發射炮彈過來時，一下子跳乘上去，返回我方陣營。〔筆者譯〕

包天笑譯

……然予雖力大無比，而身輕如燕，體捷似猿。嘗以某日之夜，主將命予偵探敵營。予不得其策，忽思得一計，立於大炮之口，一面命炮兵發炮，俟其彈子出時，予即騰躍飛跨其上，隨此炮彈，直落敵營。然敵營中忽見一人跨彈子而飛來，幾如飛將軍之從天而下，不覺大驚，立即捕捉，而予即隱身於炮台中，仍俟其與我兵對壘發炮轟擊時，予遂飛跨敵彈而歸本營。噫，予借此炮彈而來去自如，謂非一絕妙之游行術乎。是時主將嘉予能，遂授予為大將。<sup>45</sup>

首先，包天笑再次強調主人公的智慧，譬如補上了「忽思得一計」一句，強調法螺先生敏捷的思維反應；又增添「予借此炮彈而來去自如，謂非一絕妙之游行術乎」這個反問句，讓主人公自我表揚。此外，譯者添油加醋地描寫主人公「身輕如燕，體捷似猿」，更將主人公飛來

<sup>44</sup> 〔日〕巖谷小波，〈法螺先生〉，收入〔日〕巖谷季雄編，《世界お伽噺：合本・第一集・第七編》，頁22-24。

<sup>45</sup> 〔日〕巖谷小波著，吳門天笑生譯，〈法螺先生譚〉，見東海覺我，《新法螺先生譚》，頁6-7。

躍去的神奇能力，取名為易於傳誦的「游行術」，行文頗具武俠小說的風格。這些增補文字，使主人公儼然化身智勇雙全的俠士。另外，包天笑又強調主人公受戰爭纏繞的處境，以及他服膺軍隊的忠誠。日譯本的法螺先生帶著好奇心，乘著炮彈飛往敵陣，行動全由自己的意志驅使。他來去自如，彰顯個人意志的自由。然而，包天笑卻將主人公偵察敵陣的理由，更改為主將的命令。雖然如此，主人公卻沒感到身不由己，反而非常樂意接受任務。譯者改動原文之後，主人公變成主動「命令炮兵發炮」，而非暗中行事；敵人發現他有如「飛將軍」般從天降下而「不覺大驚」，反襯出主人公冒險赴敵陣營的英勇；後來主將嘉獎主人公的能力，封他為大將，他似乎為此感到非常光榮，所以洋洋得意地說出來。上述三項改動，將主人公明確地置入兩國戰局之中，而且強化了他對所屬國的歸屬感。改動過後的主人公形象，反映晚清文人深陷中外戰爭的氛圍，從而將自己與國運緊密連繫起來，並渴望憑一己之力報效家國的心態。通過翻譯和改寫，包天笑向日譯本〈法螺先生〉的主人公借取那份自信，以肯定國人的才智，同時又改掉了主人公本來專注於個人際遇的思維，將他改寫成為信奉集體價值的有能之士，創造出一個貼近晚清文人心志，以國事為己任的理想形象。

## （二）以科學理性改寫荒誕情節

除了上述改動，包天笑也刪去日譯本裏不少過於荒誕、不近常理的情節，再加入一些科學元素，將故事改寫得比較貼近西方科學精神，譯本因此略具科學小說的色彩。然而，原著本是荒誕而魔幻的冒險故事，譯者加入的科學元素，卻常常與原著中的魔幻情節產生矛盾。在這種情況下，譯者越強調主人公信奉科學，反而越令人覺得他的科學信念只屬偏執。下文以譯作中兩個顯著的例子加以說明。

第一，包天笑將日譯本中的「地獄」改為「地底」，並強調主人公通過地底歷險，變得更加信靠科學。可是這樣的改寫，反而讓主人公言行上的矛盾更顯尖銳。第二部〈續法螺先生〉，主人公談到他前往直利東部的愛脫拿火山（Etna，エトナ），不小心從火山口跌入「地獄」，然後在火山坑底遇上「火神」。火神設宴款待他，本來兩人相談甚歡，可是後來他發起酒瘋，出言侮辱火神，惹怒了對方，而被火神驅逐出境，擲入一個水井之中。墮井之後，主人公沉到深處，忽然感到水溫冰冷，發現自己身處南冰洋中。包天笑改動了這一節的部份詞句，借此機會將主人公寫成信奉科學的人：

巖谷小波譯 何時の間にか私の身體は、南氷洋の海の中に、フワフワ浮いて居りました。よく考へて見ましたら、先刻の地獄で井戸へ投げ込まれ、其儘地球の心を通り抜けて、こんな所へ出て來たのです。ゑて見るとこの地球は、全く圓いものに相違ありません。<sup>46</sup>

不知從何時起我的身體，在南冰洋之中，載浮載沉地飄浮著。好好思考一下，剛才被擲進地獄的水井之後，應該就這樣通過地球中心，然後掉到這裡來了。這麼說這個地球，肯定是個圓形球體了。〔筆者譯〕

包天笑譯 余髣髴此身已沒入南冰洋汪洋巨浸之中，為寒浪所鼓盪，又念先刻已入地底之心，今復投入井中，將往何所，豈其道過地球之心，而直穿此直徑乎。余幼時在小學校中，頗聞地圓之說，

<sup>46</sup> 〔日〕巖谷小波，〈續法螺先生〉，收入〔日〕巖谷季雄編，《世界お伽噺：合本・第二集・第十五編》（東京：博文館，1917年），頁34。

**至是乃益信。**<sup>47</sup>〔粗體字型及底線為筆者所加〕

日譯本的主人公使用「地獄」一詞，暗示這只是個幻想的故事。因此，當他大談「火神」這種超現實的神明，並不會讓人感到突兀。可是，包天笑顯然希望褪去故事的魔幻色彩，於是將「地獄」改為「地底之心」，暗示故事內容仍屬科學可以解釋的範疇。不僅如此，包天笑更進一步強調，這段經歷具有自我啟蒙的意義。日譯本中，主人公從北半球掉到南半球，他從這段神奇的經歷，想到「地球是圓的」這種自十六世紀以後，在歐洲已成為常識的說法。包天笑則乘勢補充，表示「地圓之說」是「小學校」教授的內容，而經過這番歷程，讓他「益信」從前學習過的科學知識。這樣的改動，可見譯者肯定以西方科學知識啟蒙自己的意義。然而，在前文描寫「火神」的超現實的情節對比之下，他越強調自己信奉科學，反而越令人覺得與故事敘述風格不協調。

第二個例子，見於包天笑加插法螺先生乘搭「輕（氫）氣球」的情節。譯者通過加插科學元素，呈現人類肉體的局限，讓故事情節顯得符合科學原則，但這又與前文中主人公力大無窮的超人形象產生矛盾。第一部〈法螺先生〉提到，在德國與土耳其的戰事中，德國敗陣下來，主人公因而被俘虜，成為土耳其貴族的奴僕，負責打理貴族家的蜜蜂園。某日園中來了一隻巨熊，意圖強搶蜂蜜。情急之下，主人公將貴族主人給予的一柄銀斧擲向巨熊，怎知用力過猛，銀斧直飛月球。他決意尋回銀斧，又聞說當地有一種魔豆，能夠長出參天巨蔓，於是他種出巨豆，攀爬其藤枝而上，終於成功到達月球。包天笑保留了主人公戰敗被俘虜，以及登上月球等情節，但將登陸月球的工具改為「輕氣球」：

<sup>47</sup> 〔日〕巖谷小波著，吳門天笑生譯，〈法螺先生續譚〉，見東海覺我，《新法螺先生譚》，頁9。

巖谷小波譯

月の世界！これには私も弱りました。處が此國の豆は、大變高く伸びるものだと、人の話に聞きましたから、私は巧い事を考へ、やがて其豆を蒔いて、肥料をどんどん遣りました。

さうすると案の定、豆はめきめきと蔓を伸ばして、遂には月の世界へも、届く様になって來ましたから、……<sup>48</sup>

月的世界！相形之下連我也顯得弱小。說起來這個國家的豆子，聽說能生長得很高，於是我想出妙法，立即種下這種豆子，又密密施肥。

如此一來如像預期那樣，豆子的藤蔓茁長，最後竟伸到月球上去了，……〔筆者譯〕

包天笑譯

嗚呼！此月世界者，非地球之人，所得而窮其境者。予至此，亦束手無策，然每聞人言，**輕氣球可以遊行空中**，予思試乘此球，以窺月界。離地三十里，髣髴見月中有銀色之光一點，疑即此銀斧。**正欲以望遠鏡細細探視**，忽天半起一狂飆，將此球直吹入月世界來，……<sup>49</sup>〔粗體字型及底線為筆者所加〕

日譯本的主人公利用魔豆的藤枝攀登上月球，誇大了植物的生長能力，以及主人公徒手登天的神力，情節雖然違反科學常識，卻頗具諧

<sup>48</sup> 〔日〕巖谷小波，〈法螺先生〉，收入〔日〕巖谷季雄編，〈世界お伽噺：合本・第一集・第七編〉，頁27。

<sup>49</sup> 〔日〕巖谷小波著，吳門天笑生譯，〈法螺先生譚〉，見東海覺我，〈新法螺先生譚〉，頁8。

謔的趣味。這樣的情節，再次被包天笑改寫。他刪除豆子狂飆生長的荒謬內容，讓主人公改為搭乘「輕氣球」飛上高空。氫氣球在晚清時期的雜誌和科學小說中十分常見，<sup>50</sup> 譯者有意將它加入作品之中，使譯作增添一點科學小說的理性色彩。除了氫氣球，包天笑也刻意加入道具「望遠鏡」，讓主人公憑此眺望月球表面，探查斧頭的下落。添加這些科學元素後，小說暗示人類肉身的力量有限，需要科學發明的協助，才能探測和前往本來不可能抵達的地方。最後，日譯本中主人公主動爬上月球的行動，包天笑則改以一陣狂風，將主人公乘坐的氫氣球吹往月球，使他的探月行動變得相對被動。中譯本的主人公受到自然世界和肉體條件等多方面的制肘，然而這卻和他在前文振臂一揮，就將銀斧頭擲上月球的神力，顯得自相矛盾。

從上述改動可見，包天笑受到西方科學知識的深切影響，因此譯寫作品時，有意無意地增添了不少科學元素，表達他對科學的信賴。可是，他的改寫欠缺通盤的考量，致使譯著中主人公的形象，在狂妄與理性之間顯得矛盾不定。這位形象矛盾的「法螺先生」，和日譯本中的主人公同中有異。整體來說，兩個版本的主人公都是狂妄自大的演說家，而包天笑中譯本裏的主人公，相對地偏執於以科學原理解釋事情。這些同、異之處，都反映了晚清文人通過選譯與改寫，表達改良社會的信念。從包天笑的譯作可見，他深信以西方科學啟蒙自我是為上策，同時在保衛集體利益的目標之下，肯定個人的努力和能力。

徐念慈拜讀包天笑的兩部譯作之後，「咸以為聞所未聞，條驚條喜，津津不倦，至三日而畢」，<sup>51</sup> 然後續寫出〈新法螺先生譚〉。他對

<sup>50</sup> 陳平原，〈從科普讀物到科學小說——以「飛車」為中心的考察〉，收入吳岩主編，《賈寶玉坐潛水艇：中國早期科幻研究精選》，頁 136-158。另外，晚清畫報中氫氣球的介紹文章和圖片，參見陳平原、夏曉虹編注，《圖像晚清：〈點石齋畫報〉》（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頁 168-179。

<sup>51</sup> 東海覺我，〈新法螺先生譚〉，《新法螺先生譚》，頁 1。

〈法螺先生〉愛不釋手，沉溺於故事之中，相信對故事主人公的處境深有同感。雖然他謙稱其小說為「東施效顰」的遊戲之作，但在〈新法螺先生譚〉之中，徐念慈從近代中國的情境再改寫「法螺先生」的形象，加入了更多科學元素，進一步展現晚清文人對國運和西方科學的嚴肅思考。

#### 四、〈新法螺先生譚〉中的自我啓蒙之旅

有研究者認為，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譚〉除了故事主人公的名字以外，其餘內容與包天笑翻譯的兩部〈法螺先生譚〉全然不同。<sup>52</sup> 然而，仔細比較之下，可以發現徐念慈的作品，有不少情節改編自包天笑的譯作（詳見附錄），兩者之間關係其實相當密切。不但情節相關，本文以為〈新法螺先生譚〉與包天笑譯作之間更為深刻的連繫，在於主人公執迷於西方科學的形象。上文分析指出，包天笑翻譯巖谷小波的〈法螺先生〉時，加入了不少科學元素，藉此表達他作為晚清文人對於國家前景，以及西方科學傳入中國等事情的感受。〈新法螺先生譚〉的主人公，繼承了包天笑譯作中主人公對科學的執迷，並在西學傳入中國的語境當中，進一步回應這些在譯作中已經萌生，卻又未充分探討的問題：西方科學怎樣使我領悟自己的不足？我作為中國人有何感受？要怎樣傳達這種感受？在國家危難當前，文人又可以做些甚麼？面對這些問題時，小說主人公結合西方科學以及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學等元素，展露他矛盾而複雜的思緒。

---

<sup>52</sup> 樂偉平，〈近代科學小說與靈魂——由〈新法螺先生譚〉說開去〉，頁 46；任冬梅，〈晚清科幻小說中的「科學」——以〈新法螺先生譚〉為例〉，頁 100。

### （一）調和傳統與現代思想

傳統與現代的對立，是〈新法螺先生譚〉首先藉著科學元素帶出的議題。小說開首，主人公一方面表示「幼時頗迷信宗教」，另一方面提到西方自然科學研究日益進步，科學家從「礦物界、植物界、動物界」等領域獲得各種新知識和理論，並將其傳入中國，衝擊著他自幼以傳統宗教信念建立的世界觀。他不禁反省年少時的宗教信念，又同時懷疑西方科學的可靠性。因為思想發生矛盾，所以他渴望參透，甚或超越這些西方學說，而不願只做個應聲附和西方科學家的「學界奴隸」。就在宗教信念與西方科學思想在主人公腦海中對立起來的時候，作者刻意加插主人公登上高山，突然被大風吹倒的情節，並借助兼具科學和宗教色彩的文辭，藉此調和科學與宗教產生的矛盾：

余思余能力之薄弱，自怨自艾，腦筋紊亂，初不自主，信足飛跑，登一高山之巔。此山之高，在海面上，當三十六萬尺，已絕無空氣。余此時心有專注，肺之呼吸，於動足時，早已忘卻，所以於無空氣處，亦不覺困乏。忽然大風一陣，自余頂上，數萬萬尺處，以一秒鐘百萬尺之速度，自上而下者，復自下而上，又而東、而南、而西、而北。余細察知非尋常空氣之流動，實自諸星球所出之各吸力，若大、若小、若縱、若橫，交射而成。余所至之山巔，即此無量吸力之中心點，而余以孑然之身當其衝，余又何能自持？蓋甫駐足，砉然一聲，或豎蜻蜓，或豁虎跳；飛駛馳驟，捷於流星；如入旋渦，如轉紡車。意亂心瞽，殆難言狀，遂不覺昏然暈絕。

余之遇此大風，不僅余身被其顛倒舞弄也，余身中之諸元質，因此動力，或渾而化合，或驅而化分。……僅暈絕二十四小時，而余之神識遂清，頓覺余之精氣神，虛空之一部分，別成一團體，余無以名之，即以宗教中普通名辭命之曰「靈魂」。真實

之一部分，別成一團體，余無以名之，亦以宗教中普通名辭命之曰「軀殼」。<sup>53</sup>

主人公因為思緒紊亂，不由自主地跑到山上透透氣，不覺已登上山巔。作者如此安排，意在鋪墊情節，讓主人公進入自然環境的深處，感受自然界的壯闊雄渾，從而獲得啟發。主人公感到高處的空氣越來越稀薄，忽然吹來一陣巨風，將他吹得顛三倒四。他花了不少心思，極力描述暈倒之前的震驚和荒亂，而這些感受，主要通過數字、方位詞，以及其他科學話語表達出來。譬如他形容風速「一秒鐘百萬尺」，風向不單上下流動，也吹向東、南、西、北四個方位，以呈現風力的強大。他還聯想到，巨風來自「諸星球所出之各吸力」，而自己無意中走進山巔這個「無量吸力之中心點」，藉此表達自己誤闖自然的險境，落入各種巨大的「星球吸力」之中而無從脫身的窘態。一陣天旋地轉以後，主人公暈過去，醒來後發現自己被風拉扯，分裂成「虛空」和「真實」兩個部份。這次遭遇對他衝擊甚大，使他頓時不曉得如何反應，於以自己最熟悉的「宗教名辭」，即「靈魂」和「軀殼」，姑且解釋當前的景況。從上述描寫可見，科學與宗教話語其實並不矛盾，反而分工合作，幫助主人公表達不同的思緒——科學話語協助他認識和描述自然世界的強大和危險；而傳統「宗教」的修辭，則讓主人公面臨危機時得以表達自我，不致失語。開首的這段描寫，起著提綱挈領的重要意義。正是這陣巨風的吹拂，使法螺先生分裂成「靈魂」和「軀殼」兩部份，他因此得以兩種形態穿梭宇宙，自由地勘察地球的內外，並從不同的星球和地域獲得啟發。這趟旅程，可謂主人公重新認識自己和世界的啟蒙之旅，而這次自我啟蒙的意義，就是讓他感受震撼的衝擊，並試著將從中獲得的新知識和感受，以有效的方式表述出來。

引言曾經提及，過往研究者大多從中、西方文明衝突的角度，切

<sup>53</sup> 東海覺我，〈新法螺先生譚〉，《新法螺先生譚》，頁 2-3。

人探討小說中科學話語與中國傳統思想之間的矛盾衝突。其中他們最常引述的兩個例子，是作者引述《莊子》來否定西方的時間觀念，<sup>54</sup>以及小說結尾處描寫「腦電」，藉此以西方科學重新肯定中國的儒家思想。<sup>55</sup>然而，誠如上文分析，本文以為小說沒有急著將中、西方思想對立起來，反而結合運用這些看似對立的元素，不斷探索自我表述的方法。由此推想，作者引用《莊子》的典故，並非借此批評西方思想，而是如同小說開首的敘事策略一樣，借助傳統文化內容發揮抒情作用而已。小說中段談到，主人公的「軀體」跌落了火山口，直墜「地底之中國」，並在那裏遇見一位黃姓老翁。這段內容與包天笑的譯本中，法螺先生跌入「地底」遇上「火神」的情節相似，只是這次主人公沒有在對方面前撒野，反而極為謙虛地向老翁請教。兩人寒暄交談，主人公問及老翁年齡，對方答道「余生僅十餘日矣」。主人公感到奇怪，只見對方白髮蒼蒼、老態龍鍾，不明白何以只得十餘日的年紀。主人公看見老翁家的桌子上，放著一台「奇異之記時器」，其秒針的跳動與現實世界的不同，「非能一看即見其動者」。追問之下，才發現自己與對方計算時間的方法有所不同。在主人公原本身處的世界，每一秒有「六十微」，而在老翁的世界中，每一秒則有「一千二百九十六萬微」，兩者之間相差二十一萬六千倍。此處數值換算頗為繁複，隱指作者（implied author）「東海覺我」禁不住要現身干預敘述，補充自己的計算分析和感嘆：

覺我曰：「一千二百九十六萬微，為時鐘之二十一萬六千秒，即三千六百分。即六十小時，即二日半。是黃種老人之記時器，以一秒時當今之二日半，一分時當今之一百五十日，一小時當今之二十五年，二十四小時當今之六百年。宜其最壽之人，不

<sup>54</sup> Nathaniel Isaacson, *Celestial Empire: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pp. 113.

<sup>55</sup> 樂偉平，〈近代科學小說與靈魂——由〈新法螺先生譚〉說開去〉，頁 52。

得過四小時矣。朝菌晦朔，螻蛄春秋，世間物我之不齊，誠有如此哉！」<sup>56</sup>

通過數值的換算，作者揭示這位代表古老中國的黃姓老翁極為長壽，換作在主人公的世界，老翁已年長達九千歲，凡人根本不能企及。此時，作者援引《莊子》「朝菌晦朔，螻蛄春秋，世間物我之不齊」這個中國文人非常熟悉的典故，抒發對雙方年齡差距的感嘆。學者艾薩克森認為，作者此處借用《莊子》主張泯除物我差別的觀點，否定人類以理性認識世界的可能性，並暗示以古老的中國思想理解當下，才是最好的方法，這反映了小說「反科學」、「反現代」的立場。<sup>57</sup> 可是，從上述引文可見，作者刻意展示兩地時間值差異的換算過程，不但不覺有嫌棄之意，反而讓人覺得他樂在其中。本文甚至認為，數值換算是作者刻意運用的語言策略，它產生誇飾的功效，幫助主人公表達他發現兩地文化差異的震撼。引述《莊子》之言的意義，似乎並非旨在批評，而只是從自身的文化背景，搜索合用的言辭，以抒發自己對於兩地文化差異的感慨。

## （二）連結群眾的啓示

在這趟自我啟蒙的旅程之中，主人公常常聯想到中國在科學發明、人民素質等方面均落後於外國的困境，因此他講述的見聞，幾乎都指向自強救國的目標，其科學探索帶有明顯的功利色彩。<sup>58</sup> 又因為自卑心態，主人公間或對西方文明發出一些幼稚而意氣的批評，予人敵視西方的印象。然而，這並不代表主人公封閉自己，從此拒絕接受

<sup>56</sup> 東海覺我，〈新法螺先生譚〉，《新法螺先生譚》，頁 14-15。

<sup>57</sup> Nathaniel Isaacs, *Celestial Empire: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pp. 112-113.

<sup>58</sup> 王曉鳳，〈晚清科學小說譯介與近代科學文化〉（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2015 年），頁 50。

外國帶來的刺激。相反，主人公乘著憂憤之情，先作自我反思，剖析和探究自己的長處和缺失。他通過科學元素作比喻，創造出生動貼切的表達方式，以自嘲空有救國熱情，卻欠缺解決問題的能力。小說開首提到，主人公的身體被分成兩半以後，他發現自己的「靈魂」可以發光，而且光亮度可以媲美太陽。於是他冷靜地思索，甚至列點細數、分析整理其「靈魂」之光的各種優點。然而，這種光的唯一缺點，就是不會產生熱力。這種光源，類似現代科學概念中的「冷光」（luminescence），主人公形容它雖然明亮而無所不至，卻不會「刺眼」。主人公認為「不刺眼」是嚴重的缺失，因為它無法干預和影響旁人的行為。故此，當他發光的「靈魂」飛過故土，看到國人沉醉於聲色，而毫不奮發自強的時候，他一怒之下撞向此地，試圖化為爆裂的火，與他們同歸於盡，卻黯然發現欠缺熱能的光，根本無力改變現狀：

長夜慢慢，夢魂顛倒，蓋午後十二點鐘，群動俱息，即有一小部分，未睡之國民，亦在銷金帳中，抱其金蓮尖瘦，玉體橫陳之夫人，切切私語，而置刺眼之光明於不顧。余於是大怒，擬欲以余身為烈火，爆成無量數火球，將此東半球之東半，一舉而焚之，使為乾淨土，復成一未闢之大洲，而畀之將來之哥倫巴。無如余光之缺點，正因無熱力，嗒焉若喪，兩腕無力，竟以余靈魂之身，失手而擲於地上。<sup>59</sup>

一開始，主人公不能自控地將擔憂國運的憤慨，轉化為毫不留情的暴力。他「欲以余身為烈火，爆成無數火球」，並狂妄地聲稱要焚毀整個「東半球之東半」，使中國重生。這種利用暴力摧毀人類文明的想像，令人聯想到晚清其他科學小說的情節，例如荒江釣叟的《月球殖

<sup>59</sup> 東海覺我，〈新法螺先生譚〉，《新法螺先生譚》，頁9。

民地小說》(1904)，小說家在兩國爭霸的情境中，不惜以新式武器毀滅整座城市，而毫無愧疚之色。學者陳平原據此認為，晚清文人大多片面地接受西方科學的影響，只看到新式武器的強大威力，從而不加反省地參照和模仿，大肆描寫以科學發明施行殺戮的殘酷場面，其做法並不高尚。<sup>60</sup> 然而，徐念慈沒有繼續渲染暴力殺戮的意識，反而描述主人公因為欠缺熱能，以致「嗒焉若喪，兩腕無力」，軟弱得「失手擲於地上」的面貌。主人公的「靈魂」發著「無熱的光」，寓意他空有一腔照亮國人的心志，卻不得打動他們的方法。這個具科學色彩的悖論式比喻，生動地反映主人公矛盾的處境和心情。只要群眾「置刺眼之光明於不願」，無論主人公發出多大的光芒，依然無法將「熱力」傳遞給群眾，讓他們團結起來，一起改變現狀。通過這番「科學」式的自我探索，主人公最珍貴的收穫，與其說是貶低了西方文明，不如說是讓他看清楚改革失敗的真正原因，亦即自己與群眾之間存在隔閡。

承接上述反省，主人公繼續在旅程中，思考與群眾建立聯繫的方法。尤其在小說後半部份，主人公講述「獵熊日記」和「腦電」的兩個情節，最能反映他在此議題上的思考。「獵熊日記」一節據包天笑譯作內容改寫，意在探問團結互助的意義。上文提到，主人公以「靈魂」毀滅東亞的行動失敗，其後他的「靈魂」飛到其他星球再作考察，其中一站為金星。在金星上，他沒有發現生物，卻找到了「前五年余遊北極」時意外地被氣球載到此處的探險日記。小說接著摘錄日記的內容，刻意收錄記載主人公在北極遇上一大群白熊的經歷。這一段情節指涉包天笑翻譯的〈法螺先生譚〉的結尾，提示兩部小說的互文關係，但其情節發展卻與包天笑的譯作頗為不同。在包天笑的譯著中，

---

<sup>60</sup> 陳平原，〈從科普讀物到科學小說——以「飛車」為中心的考察〉，收入吳岩主編，《賈寶玉坐潛水艇：中國早期科幻研究精選》，頁 156-158。

主人公先殺害一隻白熊，撕下牠的皮披在身上，藉此隱身於其他白熊之間，然後再乘機殘殺所有白熊。主人公最後洋洋得意地表示「予遂滿載此熊，奏凱而歸」，<sup>61</sup> 盡現其狂妄而殘酷的個性。相對來說，在徐念慈的小說中，主人公卻顯得溫文柔弱得多。據日記內容所述，他在北極探險時，不但沒有殺害任何一隻白熊，反而被牠們追殺，甚至連他的獵犬也給吃掉了。後來主人公乘坐氣球逃走，卻看見其中一隻白熊抓住了氣球的鐵錨，隨著氣球飛上半空。此時，主人公沒有趁機傷害牠，反而想到牠飢餓時「必獻媚態余前」。他又想到旅程苦悶，可以從此熊取得一點樂趣，於是將牠救了起來。不幸的是，主人公突然發現冰面上有三、四個「身穿熊皮」的人，他們以槍射擊主人公的氣球，使他從半空中墜落地面。這些「身穿熊皮」的殺手，與原著中披熊皮的主人公形象相似。小說有意將這些殺手寫成危險的敵人，從而將新、舊作品中的主人公加以區別，以扭轉他在原著中的殘酷形象。危機過後，主人公醒過來，發現被他收留的白熊，竟在身旁照顧著他。這一幕寫得頗令人動容：

險哉，險哉！余經此一大跌，而得復蘇者，實賴余良友之熊。余絕後，不知經若干時，忽覺有舌舐余面。余急開眼視，見蹲余身旁者，即所豢之熊，余乃起立。余所乘之球，已不知飛至何處。至此把余所需要之諸要物，一概失去，不禁悵然若失。余身之外，僅有一熊。熊見余愁悶，俯身踞余前，回首顧余，若令余坐其背者。余悟其意，騰身而上，熊即邁步如飛，越三晝夜，而至北門海峽。<sup>62</sup>

醒來之後，主人公發現「所乘之球已不知飛至何處」。這個科學道具丟失了，他幾乎一無所有，但還「僅有一熊」。白熊「見余愁悶」，竟

<sup>61</sup> 〔日〕巖谷小波著，吳門天笑生譯，〈法螺先生譚〉，東海覺我，《新法螺先生譚》，頁 17。

<sup>62</sup> 東海覺我，〈新法螺先生譚〉，《新法螺先生譚》，頁 29。

然能夠理解主人公的情感，因而向他俯身示意，讓他騎上自己的背上，帶他離開危險的極地。起初主人公收留白熊，只是打算得一夥伴，紓解獨自旅行的鬱悶，根本沒想到人和熊可以產生共鳴，最後甚至靠牠逃過一難。小說家刻意插入的這段日記內容，充滿寓言色彩，暗示在危機之中，單靠科技發明，不足以應付難關和變數。尋覓夥伴，建立深厚的情感關係，這種互助合作的精神，才是值得致力追求的方向。從「獵熊日記」吸取經驗，主人公自然想到，既然人與熊兩種生物都能夠建立互動的情感，相信建立緊密互助的人類社群，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麼有甚麼值得參考的方法呢？在此思路下，小說最後寫到「腦電」的發明。

根據法螺先生所言，他發明的「腦電」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感應力」，這是他就著國民和社會改革提出的最佳方案。從金星離開之後，主人公輾轉一番又回到了中國。此時，上海正召開一場「催眠術講習會」，內容包括一門稱為「動物磁氣學」的學科，主人公對此最感興趣。參加講座以後，他感到「腦臟中有一種不可思議之變化」，隨即發明了讓人們單靠念力，思想便能互相接通的技術「腦電」，並開辦學校，將此技術普及開來。學者樂偉平指出，文中「腦電」和「動物磁氣」等專有名詞，其實非並作者獨創，而是晚清文人熟知的「科學」話語。晚清時期，西方「心靈學」和「催眠術」等學說傳入中國，這些學說主張人與人的相接間存在一種感化力，可以稱為「動物磁氣」，人們通過這些看不見的磁性微粒作為媒介互相感應。這種學說帶有偽科學的色彩，但因為有助解釋儒家思想中「天人感應」等觀念，故此對不少晚清文人影響甚深，例如譚嗣同就曾受到啟發，在《仁學》一書中提出「腦電」的概念，強調人類的感應力兼具物質與精神的雙重特性。<sup>63</sup> 樂偉平繼而認為，小說描寫「腦電」的意義，就在於引出精

<sup>63</sup> 樂偉平，〈近代科學小說與靈魂——由〈新法螺先生譚〉說開去〉，頁 46-57。

神改革的重要性。<sup>64</sup> 精神改革固然是小說主人公所重視的，然而「腦電」幫助凝聚社群的意義，以及「腦電」最後依然無法改變社會現狀的原因，論者卻尚未充分闡述。主人公發明「腦電」之後，立即在上海招生，很快就吸引大批慕名而至的學生，後來學校開遍全球，學員多達二千萬人。按理來說，這個由「腦電」連結起來的巨大社群，成員若能同心協力，應當足以改變世界秩序，可惜這個設想並未實現。究其原因，一方面因為資本家的打壓，另一方面也因為主人公過於狂妄自大所致：

腦電小學堂，遍處皆是，不必余一人教授，否則合全地球之人，與余相往來晉接，余雖萬其目、萬其舌、萬其身，必有應接不暇者。斯時余儼然以地球古今唯一之大教育家自許，設有人謂余曰：「爾之發明此學術，將來世界上，必將無立足地。雖吹大法螺，有無一人聽爾談笑之一日。」余將斥為妄人，加之鞭撲，麾諸門外矣。

……彼等沐余之恩，轉瞬即忘，而失業之人，於工業界、於商業界，合地球之上，且至恆河沙數，推原禍始，莫不以余為集矢之的。<sup>65</sup>

主人公提到，運用「腦電」可以發光，可以傳聲，也可以生熱，所以電燈公司、煤氣公司、電訊公司以及各種交通公司都將倒閉，導致地球上至少「三分之一」人口失業，而「腦電」的發明者主人公首當其衝，被資本家和社會輿論聲討，不得不「避其鋒，潛踪歸里」去了。然而，他並未意識到這個結果，是因為他沒有發揮「腦電」連結社群的真正價值，加強人們的感情互動所致。相反，他只利用了「腦電」的工具性質，把它當作取代其他工作的一種新興技術，而完全沒有站

<sup>64</sup> 樂偉平，〈近代科學小說與靈魂——由〈新法螺先生譚〉說開去〉，頁 61-65。

<sup>65</sup> 東海覺我，〈新法螺先生譚〉，《新法螺先生譚》，頁 38-39。

在一般人的立場，顧及他們失去工作的感受。他甚至狂妄地自認是「地球古今唯一之大教育家」，設想如果有人質疑自己，就要將人「麾諸門外」，斷絕了雙方交流思想的機會。小說結局處，法螺先生並未從失敗中吸取教訓，但以他作為反面教材，讀者應該可以獲得連結群眾的啟示。

## 五、結語

晚清時期的文學翻譯，其中有不少並不完全依據外文原文，而是根據譯者的不同動機權作「意譯」。誠如學者關詩珮所言，這在中國翻譯史上不是常態，而是受到清朝對外戰爭節節敗陣的事實的刺激，因此產生的特殊狀態。晚清翻譯活動蓬勃發展，譯者也得以享有改動原文而暫且不受批評的自由，這種情況直到「五四」之後才終止。<sup>66</sup> 正因如此，涉及翻譯的晚清文學文本，大都保留了譯者一邊吸收外國新知識，同時提出反思和修訂的痕跡。這些翻譯上的差異與創造，對於考察西方觀念如何在現代中國紮根與重塑，極富研究價值。有見及此，有別於過往論者從中、西方文明衝突的框架切入論述，本文則考察晚清小說《新法螺》的「跨語際實踐」——亦即譯者積極介入，有意識地在翻譯中改寫原文的創作活動，由此指出晚清文人包天笑和徐念慈在中外戰爭的語境中，以翻譯和改編創作，積極表達西方科學知識帶給他們的啟發和感受。他們在翻譯和創作中，加入不同的科學元素，藉此提出對科學啟蒙，乃至社會改革等議題的複雜思考。總體來說，從他們譯作與改編可見，他們都認同西方科學是啟蒙文人與大眾的上策，但並不因此而排斥傳統文化，反而積極思考如何調和兩者，

---

<sup>66</sup> 關詩珮，〈從林紓看中國翻譯觀念由晚清到五四的轉變——西化、現代化與原著為中心的觀念〉，《晚清中國小說觀念譯轉——翻譯語「小說」的生成及實踐》，頁 178-186。

竭力消弭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看似對立的緊張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時期翻譯得來的科學小說，大部份的外文原著本來就是科學小說。像《新法螺》那樣，從魔幻的歷險故事改易成科學小說，倒是少見的翻譯案例。從這個角度看，《新法螺》的「跨語際實踐」，相信最能反映晚清譯者所受到的西方科學觀念的深切影響。通過仔細的比對分析，本文首先指出，日本兒童文學翻譯家巖谷小波以「法螺」一語，改變了德文版本中男爵表面狂放、實則嚴肅的形象，創造出在嶄新的時代自我表述的範本。其次，包天笑一方面承繼「法螺」精神，申明知識份子的志向；另一方面又在日譯本之上，增添不少科學元素，藉此改動原著情節，透露出晚清文人對西方科學的偏執。徐念慈同題再寫，將譯著中的德國男爵，改寫為中國的科學狂想家。「法螺」一語至此，不僅寄寓晚清文人的情志而已，也蘊含他們對於西方科學的仰慕和反思。進而言之，本文認為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譚〉借助更多科學元素，以及豐富多樣的文學表現手法，同時結合運用中、西方思想內容，藉此作自我反思，揭示文人提倡社會改革而最終失敗的悖論——主人公渴望與國人在思想上深刻地連繫起來，卻沒有發現自己的想法陷入獨斷、狂妄之地，以致最終無法與他人溝通。這一重省思，無論看作「五四」文學運動的先聲，抑或置於當代社會的政治語境，也都甚具啟發意義。

（責任校對：詹芷幸）

## 引用書目

### 一、近人論著

- 王宏志編，《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
- 王曉鳳，《晚清科學小說譯介與近代科學文化》，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2015年。
-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 任冬梅，〈晚清科幻小說中的「科學」——以〈新法螺先生譚〉為例〉，《山東文學》2016年第9期，頁100-102。
- 吳岩主編，《賈寶玉坐潛水艇：中國早期科幻研究精選》，福州：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2006年。
- 吳其堯，〈包天笑在清末民初的翻譯及其與創作的互動關係〉，《外語與翻譯》2003年第3期，頁14-22。
- 阿英，《晚清小說史》，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
- 東海覺我，《新法螺先生譚》，上海：小說林社，1905年。
- 郭延禮，《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 陳平原、夏曉虹編注，《圖像晚清：〈點石齋畫報〉》，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
- 陳宏淑，〈明治與晚清翻譯小說的譯者意識：以菊池幽芳與包天笑為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85期，2012年3月，頁3-20。
- 熊月之，〈晚清社會對西學的認知程度〉，收入王宏志編，《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28-42。
- 劉禾（Lydia Liu）著，宋偉杰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

- 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90-1937）》（修訂譯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
- 關詩珮，《晚清中國小說觀念譯轉——翻譯語「小說」的生成及實踐》，香港：商務印書館，2019年。
- 關文文，《晚清報刊上的翻譯小說》，濟南：齊魯書社，2013年。
- 樂偉平，〈近代科學小說與靈魂——由〈新法螺先生譚〉說開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第3期，頁46-68。
- 樂梅健，《通俗文學之王——包天笑》，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
- 〔日〕大曾根章介、〔日〕久保田淳等編，《日本古典文學大事典》，東京：明治書院，1998年。
- 〔日〕谷津矢車，《曾呂利 秀吉を手玉に取った男》，東京：実業之日本社，2019年。
- 〔日〕村田裕司，〈戲作研究を読むためにキーワード（上）〉，《江戸文学》第19期，1998年8月，頁10-15。
- 〔日〕武田雅哉、〔日〕林久之著，李重民譯，《中國科學幻想文學史（上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
- 〔日〕武田雅哉著，王國安譯，〈東海覺我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譚》小考——中國科學幻想小說史雜記〉，《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6期，頁40-44。
- 〔日〕桑原三郎編，《日本兒童文学大系・第一卷・巖谷小波集》，東京：ほるぷ出版，1977年。
- 〔日〕巖谷季雄編，《世界お伽噺：合本・第一集・第七編》（第八版），東京：博文館，1917年。
- 〔日〕巖谷季雄編，《世界お伽噺：合本・第二集・第十五編》，東京：博文館，1917年。
- 〔德〕步耳革（Gottfried August Bürger）著，魏以新譯，《閔豪生奇游

記》，上海：華通書局，1930年。

Isaacson, Nathaniel. *Celestial Empire: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Middletown,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2017.

Chen, Hung-Shu. The Journey of Baron Münchhausen: Manipulation and Expectation in Translation.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通  
訊翻譯研究), 18 (Feb 2018): 1-21.

附錄：〈新法螺先生譚〉改編自〈法螺先生譚〉、〈法螺先生續譚〉的情節

| 徐念慈<br>〈新法螺先生譚〉  | 包天笑譯<br>〈法螺先生譚〉                            | 包天笑譯<br>〈法螺先生續譚〉  |
|--|--|---|
| 1. 主人公化作「靈魂」，形體輕盈，可以四出飛行（頁 2-3）。                               | 主人公體輕，可以跳上和騎乘飛行中的炮彈（頁 6-7）。                |   |
| 2. 主人公掉進火山，穿越地底，遇見一位中國老翁。後來不小心掉入水潭中（頁 11-12），醒過來時已到達地中海（頁 21）。 |  | 主人公從愛脫拿火山口掉入地心，然後遇上火神。後來因惹怒火神，被擲進一水井中，醒來後發現已身處南冰洋（頁 7-9）。 |
| 3. 主人公的靈魂飛過水星時，看到水星的「造人術」：水星人打開老人的頭蓋，替他更換腦汁（頁 22-23）。          |  | 主人公在月球上考察，發現「月界中人」不以口進食，而是在每月元旦之日，破開腹部右側，將食物直接裝進其中（頁 3）。  |
| 4. 主人公在金星發現五年前到北極探險時留下的筆記，其中記錄了他獵殺北極熊，後來卻又意外地與一                | 主人公在北極探險，用計避過北極熊的襲擊，並反過來獵殺了一群北極熊（頁 15-17）。 |   |

| 徐念慈<br>〈新法螺先生譚〉  | 包天笑譯<br>〈法螺先生譚〉  | 包天笑譯<br>〈法螺先生續譚〉 |
|--|--|------------------|
| <p>隻北極熊相依為命，結成夥伴的故事（頁 26-29）。</p>                            |  |                  |
| <p>5. 主人公在地中海飄浮時醒過來，碰上一群海外歸國的中國志士，並搭乘他們的便船回來中國（頁 33-34）。</p> | <p>主人公乘法國輪船到地中海，後來在海中被鯨魚吞下。後來鯨魚被英國水手捕獲，他們破開鯨魚腹部時，主人公逃了出來，順便乘坐他們的船到英國（頁 13-14）。</p> |                  |

## On “Translingual Practice” in the Late Qing Science Fiction Novel *New Mr. Braggadocio*

Ka-Chun Ho\*

### Abstract

Xu Nianci 徐念慈, a renowned translator and novelist of the Late Qing 清 dynasty, wrote *New Tales of Mr. Braggadocio* 新法螺先生譚 in 1905. Scholars recognize this creative work as the first modern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novel. Xu composed it after reading Bao Tianxiao’s 包天笑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German adventure story *Baron Munchausen’s Narrative of his Marvelous Travels and Campaigns in Russia* 閔豪生奇游記, which was based on a Japanese translation by Iwaya Sazanami 巖谷小波. Xu rewrote the story by changing Mr. Braggadocio into a 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he used this character to discuss various scientific issue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is creative work is a typical case of “translingual practice,” a term that Lydia Liu 劉禾 has used to describe the process via which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assimilated foreign knowledge and expressed new meanings through literary adaptation in their translations. In 1906, the Novelistic Forest Press published Xu’s work together with Bao’s translations of the original text under the title *New Mr. Braggadocio* 新法螺. The juxtaposition of these texts shows that Xu and Bao shared similar ideas about Western science.

Earlier studies of Xu’s novel for the most part viewed it through the lens of civilizational conflict and concluded that it reflected Late Qing anti-modernization and anti-scientific attitudes. However, by examining the different types of “translingual practice” found in *New Mr. Braggadocio*,

---

\*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Xu's creative work did not simply counterpos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t first compares Bao's translation to the original Japanese text and discusses how Bao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science. It then analyzes how Xu transformed the character of the arrogant German nobleman into an introspective and whimsical Chinese scientist in an effort to express his sophisticated conceptions of science and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Mr. Braggadocio 法螺先生, Xu Nianci 徐念慈, Bao Tianxiao 包天笑, science fiction, translingual practice